

1204

芜湖县文史资料

第四辑

政协芜湖县文史资料委员会



芜湖县文史资料

第四辑

政协芜湖县文史委员会编
一九九四年七月

封面题字 李思强

封面设计 胡德旌

责任编辑 周学东 查富山 凌绍虞

唐述藩 谢小成

芜湖县文史资料 第四辑

皖内命图书(94)026号

政协芜湖县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辑

宣城地区办公自动化中心 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字数82000

印数1000本

1994年6月出版

序 言

《芜湖县文史资料》第四辑付梓虽然稍晚,但终于能够问世了。

本辑文史资料涉及到圩史、古迹考证、文教医卫、近现代地方革命斗争史略及人物小传诸方面内容,时间跨度较大,我们在征集、整理、编辑这辑史料过程中,始终坚持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遵循“要存真,实事求是”的原则,勉为其难,编成了现在的集子。

文史资料工作是人民政协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征集和编纂文史资料,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倡导的,是政协章程第一章第十六条明确赋予的历史使命。因此,搞好文史资料工作,对于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促进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向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为地方史研究、编写县志和教育工作提供资料,意义重大而深远。当前,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搞好文史资料工作,对于借鉴历史经验,增强全县人民的自聚力量,加大改革力度,搞好经济建设,实现县委提出的“富民、兴县、升位”工程也是不可或缺的。

文史工作要立足本县,面向近现代,面向活资料。芜湖素为长江巨埠,皖之中坚,历史悠久,文物史料浩繁,亟待我们深入调查研究,搜集整理。我们在征稿中,仍应着重征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参加反帝反封建活动,对国家民族作出贡献

和各行各业中对社会有所建树的人士的资料，尤其要注意抢救活资料；要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反映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实际，以及丰富多采的风情面貌。同时要加强经济、科技、教育、文化方面资料的征集，开展港澳台及海外文史资料的征集，开展民族史料及建国后史料的征集。我们热忱希望全体政协委员和各民主党派、各界爱国人士包括在外地工作的同志、朋友，关心家乡文史，惠赐书稿，提供线索，为开创我县文史工作新局面，进一步推动两个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借此机会，我谨向为芜湖县政协提供资料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当然，限于编辑水平，囿于客观条件，本辑资料的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尚祈各位读者不吝赐教，帮助我们改正，使我们的文史工作努力作得好一些。

方维隆

一九九四年六月

目

录

序言	方维隆
万春圩研究中的史实考订	凌绍虞、刘尚恒(1)
附:不需要为沈括锦上添花	
一万春圩并非沈括兴建小考	邓广铭(8)
太平天国铸币	汪本初(18)
“宣州官窑”之谜	谢小成(30)
湾沚天主堂	张振才(38)
新义乡的两古迹	巫俊钦(40)
芜湖县第一所小学—务本小学始末	郭静洲(41)
芜湖县的中学教育	谢祖才(44)
芜湖县职业教育发展概况	谢祖才(49)
清末与民国期间芜湖县的学校体育	谢祖才(52)
芜湖县历史上的中医成就	谢祖才(54)
日寇罪行回忆录	承大枝口述,范祚森整理(55)
乡土沦陷 民心不亡	侯克安(57)
芜湖人民欢迎北伐军	张启宽、古培霖(62)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驻芜述要	古培霖(67)
南下干部参与皖南新区政权建设纪实	古培霖(73)

解放初期芜湖县剿匪反霸斗争 古培霖(78)

回忆芜湖县的大跃进 方 智(83)

芜湖县历史方志述略 谢祖才(88)

芜湖的旌德会馆及救生局 胡 相(93)

回忆新丰 漫话“三宝” 胡 相(95)

外国侨民在芜湖 郭静洲(101)

台胞刘善心湾沚定居记 徐家宜(103)

芜湖名士沈士柱与他的《故宫词》 郭静洲(105)

胡朝惠小传 胡功篱供稿(108)

说说我自己 刘尚恒(111)

我所知道的承谷香 奚家根口述,范祚森整理(119)

小资料:

古代铜钱为何外圆内方 筱成摘(48)

我国少数民族简况 凌绍虞辑录(53)

鲁迅笔名知多少 凌绍虞辑录(123)

万春圩研究中的史实考订

凌绍虞 刘尚恒

《芜湖县志资料选编》第二辑上,同时刊载郭静洲先生的《沈括与〈万春圩图记〉》和《沈括〈万春圩图记〉点注》两文,这对万春圩历史研究是有所裨益的。然而作者未作细考,踵了前人之误,出现多处讹传讹的现象。本着对史实负责,特作考订如下:

一、关于《万春圩图记》一文

沈括的《万春圩图记》一文,是我们今天研究万春圩早期历史的最为可靠的根据。这篇文章最早收在南宋初年高布于括苍(今浙江丽水)刊刻的《吴兴三沈集》中的沈括《长兴集》卷二十一,这个宋刻本在流传过程中散佚很严重,到明人翻宋刻本时,全部文集改编八卷,题称《沈氏三先生集》。原来四十一卷本的《长兴集》只剩下十九卷,编为两卷。我们现在见到的《四部丛刊》三编中的《沈氏三先生集》,就是据这个底本影印的。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浙江书局刊刻过一本《沈氏三先生集》,这是清初吴允嘉重新辑补编完的本子。书名虽沿用明刻本之旧,而内容和编次大不相同。其中《长兴集》卷一至三为“原阙今补”,卷四至十二“原阙”,卷十三至三十“存”,卷三十一“原阙”。卷三十二“存”,卷三十三至四十一“原阙”。吴氏想复宋本卷帙之旧,但实际已不可能了。吴氏所辑卷一为“骚赋、歌诗”,卷二为“序”,卷三为“议、论”。另外卷十三《宣州谢上

表》一篇，“原本有目无文，今从《宣志》补入”。卷三十之末增收《自志》一篇，算是一种比较完备的本子。但是吴氏重编《长兴集》时，并没有见到明刻本，如卷二十所缺《再回苏州学士简》一文，而明刻本即存，卷二十二《延州重修嘉岭英烈王庙碑文》中的缺字，明刻本则完备（均见《四部丛刊》三编本），可见吴氏是根据传抄本重编的。

吴编《长兴集》中《万春圩图记》，与明刻本有两处关键之处不同。一是吴编本“使宣州宁国县令沈括图视其状”，明刻本作“使宣州宁国县令沈披图视其状”。二是吴编本“括还，以谓前之以为不可兴者，说皆可讲也”，明刻本作“披还，以谓前之以为不可兴者，说皆可讲也”。其他如吴编本“转运使武陵张颢”，明刻本作“转运使武陵张颢”，纯系吴氏所据底本谬误，而《宋史》中只有张颢而无“张颢”其人。

吴允嘉重编本的谬误，首先使张荫麟先生上了当。张氏在其《沈括编年事辑》一文（载1936年《清华学报》第十一卷第二期）中，于“嘉祐六年……三十岁”条下，列“官宣州宁国令”，其据就是摘引了吴编本《长兴集》中《万春圩图记》。第二个上当的是胡道静先生，胡氏在《梦溪笔谈校证》卷三第二九条中云：“《笔谈》云‘予嘉祐中客宣州宁国县’，按之《长兴集·万春圩图记》，正是为县令于宁国也”。第三个上当的是张家驹，张氏在其《沈括》一书（196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中，第一章末一节《有关圩田的理论和实践》，依照吴编本《万春圩图记》译成白话文，并在书后附录的《沈括事迹年表》中，举出《笔谈》“予嘉祐中客宣州宁国县”，《长兴集·筠州兴国寺禅悦堂记》“嘉祐中予客宣之宁国”两句，以“披”、“括”二字相似，断为“俱作沈括者是”。此后上当者仍不乏其人。

沈披、沈括为胞兄弟，这在王安石文集《沈公墓志铭》中早

已言明，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八）·技艺》，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中都有沈括事迹记载。胡道静先生在其沈括《家世表》中也载括、括兄弟二人。所谓“客宣州宁国县”是指客居、旅居、寄居而言。绝不能理解为“官”、“仕”。北大的邓广铭先生曾写了一篇《不需要为沈括锦上添花——万春圩并非沈括兴建小考》（载1979年《学术月刊》第一期），于《图记》一文的考订，十分精确（原文附后）。

二、关于万春圩早期开发历史和嘉祐六年的修复问题

沈括的《万春圩图记》记载了公元十世纪之后的历史，特别于嘉祐六年修复的缘由、始末、经过，作了比较详细地记载。然而万春圩始建于何时呢？我们现无从确切判定。三国东吴时曾招募江北十万流民来江南开垦，史籍有吴赤乌二年（239）、永安三年（260）、西晋泰始五年（269，吴建衡元年）三次在丹阳湖一带兴修水利，围湖造田的记载。东吴于此设立督农校尉，东晋于督农校尉治设立于湖县，其地所辖即包括今天的万春圩境。早在三国末年，丹阳湖田的收入就用来供后宫嫔妃们的胭脂费，直到东晋义熙八年（412）才“田赐贫民”，改官田为民田，实际上由官府落入土豪之手。所谓“土豪秦氏世擅其饶，谓之秦家圩”即是指此而言。到了南唐时（十世纪中）重新置官领之，又由民田变为官田，并且将其地分为荆山、黄春、黄池三曹，但均不是圩名，“曹”是古代分职治事的官署或部门，其收入仍输后宫。到北宋时下属芜湖县，由朝廷直接管理变为地方政府管理，其收入上交大农司，纳入国家财政。太平兴国中（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圩田被大水冲毁，废为芜湖地。

嘉祐六年（1061）重新进行修复，开始困难很大，其一，该圩田已荒废八十年之久，重新收拾不容易，其二，朝野上下意见分歧很大，所谓“有司藏其议，一车不能载”，可见争论之激

烈。

那么在争议纷纷的情况下，谁来主持修复工程？是江南东路转运使武陵张颐和判官南阳谢景温，这在《图记》中有明确肯定。请看以下事实：第一，张、谢在众议纷纭中，遇难而上，“复会其议”，权衡得失。第二，派宁国县令沈披“图视其状”，作实地勘察调查。第三，根据实地勘察结果，“奏其词上，即报可”，向朝廷打报告并得到批准。第四，当宋仁宗出尔反尔听信了比司的话，“果诏追罢前报转运使可者”时，张、谢上对，一方面声明“役且起，所发已万计，业不可罢”，一方面表示“圩且成，归罪比司；即败者重坐之，无敢辞”，拿乌纱帽担保，不怕丢官判罪。第五，工程开始以后，“运使移其治于芜湖，比日一自临视”。临时迁移办公机关，亲自领导督查。第六，当治平二年（1065）江南大水，“因其旧器材藁”，“委之郡邑”，即由太平州知州及芜湖县知县主持，且“易之费为意”情况下筑成的百丈圩冲毁了，于是原来的反对派，不顾万春圩的岿然屹立，并且保护了这一带小圩不致冲毁的事实，大肆造谣中伤，宋仁宗派人调查，而“使者新用事，欲立威，不肯直有司，盛论百丈不当立，劾奏转运使”，于是张、谢二人皆遭贬降职。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张颐的《墓志铭》和《宋史·谢景温传》找出印证。实际上，对于年久荒废而朝野上下矛盾很大的万春圩修复工程，芜湖县无此魄力来解决，太平州（辖当涂、芜湖、繁昌三县）也无此魄力来解决，只有江南东路转运使（当时辖江宁府、太平州、广德军、宣州、歙州、池州、饶州、信州、江州、南康军）才有解决之可能。

在这次修复万春圩的工程中，沈披担任了什么角色呢？他是张、谢选拔出的实际施工指挥者，这在《图记》中也有明确肯定。请看以下事实：第一，“使宁国县令沈披图视其状”，作为宁

国县令的沈括，管不了芜湖县境内圩田事，他是受张、谢二人派遣而作实地考察调查。第二，他根据调查的结果，具体地驳斥了反对派的五种谬说，为修复工程找到了理论根据。第三，来自八县的一万四千民工，沈括“总五县之丁，授其方略”，亲自指挥工程中大部分的施工工作。所以《（乾隆）芜湖县志》说转运使“选知水者再行按视”，这个“知水者”很符合沈括的身份。用今天的话说，沈括是个水利专家，修复工程一切技术性问题，由他提出并解决的。

三、沈括与万春圩关系

如前所云，说沈括是嘉祐中任宁国县令，“图视其状”，作实地考察调查，提出“以谓前之以为不可兴者，说皆可并也。”，驳斥反对派的五种谬说，那是由于吴允嘉制造出来的错误，致使后人上当受骗的（也包括治学不严谨的因素）。那么沈括究竟与万春圩有无关系？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回答首先应是肯定的。虽然邓广铭先生 1979 年写的《兴建小考》一文以为“说沈括修复万春圩完全是无中生有”是对的。至于说“沈括和万春圩的关系，仅仅是由他撰写了一篇《万春圩图记》，那是出于对吴允嘉制造出错误后，使世人屡屡受骗，“四人帮”又大搞所谓的儒法斗争，硬给沈括戴上法家桂冠，而对之大加吹捧的义愤，取题为“不需要为沈括锦上添花”，以示针砭，致使持论中颇有偏激之嫌。实际上，1975 年李群《梦溪笔谈选读》一书末附《沈括主要事迹简表》，“嘉祐六年其兄沈披任宁国县令，沈括也客居其地，参与了修复万春圩的工程”，就是据邓先生意见写定的。可见邓先生早就是主张“参予说”的。

说沈括参予嘉祐六年的万春圩修复工程，有什么根据呢？

第一，嘉祐六年修复万春圩时，沈括确实寄居在任宁国县

令的胞兄沈披处，这由他自己的话“予嘉祐中，客宣州宁国县”，“嘉祐中，予客宣之宁国”可证。当然“客”，不是为官。

第二，沈括擅长治水对于测量地形（而且用水准测量法），疏浚水渠，修筑堤堰、斗门之类是他的长技，这早在至和元年（1054）因父荫任海洲县主簿时，治理沭、沂二水，使七千顷良田得以灌溉之便可证。

第三，沈括一生在皖南生活过一、二十年。《宁国县志》载，沈括任过宣州监税务，这是一个相当于县税务局长的小官，应是在嘉祐六年以前，或者沈披任宁国县令时，此后熙宁四年（1071），熙宁十年（1077）两任宣州知州。他的足迹到过皖南许多地方，在宁国、当涂、池州都留下记游诗文，对皖南山水地理是熟悉的。

第四，沈括在《图记》末尾说：“乃辑其说而序其下”。“而”连接着“辑”和“序”两个动词，包含两个内容。即使“辑”的是沈括的话，那么没到过现场进行实地考察的人，很难对万春及其附近山势水流作如此精确详尽的记载，甚至今日仍可按其文寻踪。所谓“五说”不可能不包括沈括的活动和思想，更何况还有沈括自己“序”的内容呢！

第五，沈括在《图记》所发的一番议论：“予以谓天下之事，其势常若临危之物，众人引之不能进，一人排之则哗然往矣。盖处顺势易为力，矫众违者难为功，成功者常处于顺势，至其不偶，乃出异端，固君子谓之有命也欤。予观万春圩图，乐其成功，而又悲夫百丈之不幸”。

这番深沉的感慨，固然包含对世事的针砭，重要的是蕴藏着对自己付出的辛劳而取得成果的肯定，同时为遭其无端诬陷而表示愤慨。这绝不是逢场作戏，代人立言的人能写出来的。

事实上，这时的沈括在父亲沈周去世后，功不成，名不就，寄食于胞兄沈披处。而修复万春圩工程成败与否，关系重大，这种情况下，说沈括利用自己的治水经验，为胞兄助一臂之力，参与修复万春圩工程，应是合理的，可信的。当然，因为史料不足，我们至今还拿不出确切的证据。

末了，我们还回到郭静洲先生的两文。郭的两文一方面主张沈括修复万春圩，如说沈括“针对那些相反意见”、“力排众议”、“沈括经过实地观察发现”、“他根据长期治水经验指出”、“沈括等人认为‘民以食为天’，必须采取‘以工代赈’方法”等；另一方面又说“沈括应宁国县（此处无‘令’字）沈披之约，前来芜湖县襄助万春圩的修复工程”。这岂不是自相矛盾了吗？至于郭先生点注的《图记》，虽然是据《四部丛刊》三编中影印明覆宋本《长兴集》，而于“使宣州宁国县令沈披图视其状”下注曰“或谓沈括之误”，其引证皆为误解和受骗者言。至于标点，注释均有失当之处，兹限于篇幅，仅各举一例，以示一斑。

标点中一是该断不断。如“使判官皆坐谪”。说的是转运使张颙，判官谢景温都因此被贬官。照郭先生标点，“使”便成了“让”或“促使”的意思，而“皆”字便成了失去意义的衍字了。

一是不该断而断，如“其势常若，临危之物”，中间不该断开。

一是误断，如“其工半，万春因其旧器材藁”，应作“其工半万春，因其旧器材藁”，说的是百丈圩工程量只用万春圩一半，并且利用修万春圩的剩余物资修建的。

注释中如谓“欲中伤有司者，倒装句，即有司有意中伤”，此非倒装句，而是动宾词组作主语，“者”字是复指，意思是“想要中伤有司的人”。“有司”，谓古代设官分职，事各有专司，泛指地方官吏，文中主要指张、谢，他们是主张修复万春圩而被

攻击的人。下句“漫言万春亦没”，是句子的谓语“漫言”和宾语（“万春亦没”——主谓词组做宾语）所在。这里的语法关系是十分清楚的。

水平所及，考订中失误之处，尚希郭先生及广大同志指正。

附：不需要为沈括锦上添花 ——万春圩并非沈括兴建小考

邓 广 铭

一、兴建万春圩的主要负责人是沈括

万春圩是十一世纪后半期内大江南岸一区规模最大的圩田。它是十一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修建成功的，是在一区已经废弃了八十年的旧圩废址上修复起来的。它的修复，不仅使圩内的十万多亩土地保证能有较好的收成，而且还能对附近地区的群小圩起一些屏蔽作用，当它能经受较大水灾的冲击而不致毁坏时，附近的群小圩也能“恃以无毁”。

规模这样大，关系这样重要的这个万春圩，当期进行修复时，包括从规划到组织人力、施工、落成，究竟谁是最主要的负责人呢？对于这一问题，在湖南常德县新出土的北宋人张颐（1008年—1066年）的《墓志铭》（张颐撰）中可以找到一个粗略的答案：

……寻除江东转运使……

李氏据江南时，太平州芜湖有圩，广八十里，围田四万顷，岁得米百万斛，其后圩废，地为豪姓所占。公见其利，募民之垦田者，筑

堤于外以捍江流，四旁开闸以泄积水。自是岁得米十万，租入官者四万。民仰其利，名之曰万春圩。

在这段文字当中，既没有叙说雇募民工，进行修复的过程，也没有叙说在施工之前，有人主张修复，有人大力反对的经过，仿佛只因张颐见其有利，经他一声号召，“愿田”之民一拥而上，万春圩就建造成功了。倘使万春圩的修复如此简而易行，那就只能由张颐居其首功了。这段叙述显然是过分简单化了。

比较详实确凿的答案，在沈括撰写的《万春圩图记》中可以找得出来。《图记》中关于修复万春圩的缘由有如下一些记载：

……芜湖县圩之大者，……土蔡秦氏世道其饶，谓之蔡家圩。李氏据有江南，置官领之。……调其租以给赐后宫。本朝以属芜湖县，租还大农。太平兴国中，江南大水，……圩以废。废且八十年。其间数欲治之，辄为游说所格。有司欲其议，一卒不能致。

嘉祐六年，转运使武陵张颐，判官南阳谢景温，会其议，使宣州宁国县令沈拔图视其状。拔还，以谓前之以为不可兴者，说皆可讲也，……（按，“可讲”即能进行反驳。此下沈拔就列举了五种反对修复的意见，并逐条加以反驳。此不录。）

谢君雅知其可为，及是，请之，奏其词上（按，“其词”即指沈拔对五种反对意见的反驳之词），即报可。……遂兴之。

方是时，岁饥，百姓流冗，县官方议发粟，因重其需以募穷民，旬日得了万四千人。……按总五县之丁，授其方略。转运司移其治于芜湖，比日一自临观。……凡四十日而毕。……

凡发县官粟三万斛，钱四万。岁出租二十而三，岁为粟三万六千斛。菰、蒲、桑、柘之利，为钱五十余万。

圩既成，天子赐其名曰万春。……（据《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本《长兴集》。）

从上面的几段引文看来,可知倡议修复万春圩的,是江南东路转运使张颢、转运判官谢景温和宣州宁国县令沈披三人,而坚持可行,并举述了种种强有力的论据以驳斥反对派的意见的,则是沈披。到施工阶段,从雇募穷民至“授其方略”,也都是由沈披负责的。这就明确说明,兴复万春圩的主要负责人,是沈披而不是其他任何人。

二、沈披是什么人？

在王安石的文集中,有一篇《沈周墓志铭》,其中说,沈周有两个儿子,长名沈披,次名沈括。据知沈披沈括为胞兄弟。

在《东都事略》和《宋史》中都有沈括的传,却没有沈披的。因此,关于沈披的生平行实,我们知道的不够多。甚至他做宣州的宁国县令,其上任卸任在哪一年,我们也不能确知。今据沈括的《梦溪笔谈(卷十八)·技艺》,知道沈披是一个善射的人,而且“自能为弓”,在他离开宁国县令任所之后,又曾任常州团练推官和北宋王朝的卫尉寺丞;据曾巩所撰沈周妻《寿昌县太君许氏墓志铭》,知道他在宋神宗熙宁初年曾任国子博士,是一个很有吏材的人;据李焘的《续通鉴长编》,知道在熙宁八年(1075年)沈括奉命出使契丹,去办理代北三州的地界交涉时,沈披正在雄州任安抚副使(卷二六五);在熙宁十年夏,他又曾任福建路驻泊都监,不久即因自陈“未谙军政,恐误任使”而被撤换了(卷二八三)。在此以后的一些年代中,他又曾做了一些什么事,以及他死在何年,我们都无从知道了。

三、说沈括修复万春圩完全是无中生有

(1)兴建水利工程确是沈括的长技之一

沈括是一个具有多方面知识的学者和科学家,是十一世纪后半期一位最富有科技知识和才能的人,这是从北宋末年以来历代学人所一致公认的。